

《人文學報》  
第十九期 ( 88/6 ), pp. 69-84  
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

# 陳寅恪與《紅樓夢》

( 悼念陳寅恪先生 ( 1890—1969 ) 逝世三十年 )

劉 廣 定\*

## 大 綱

壹、前 言

貳、陳寅恪有關《紅樓夢》之見解

參、結 論

---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教授

## 摘 要

自陳寅恪先生的著作及有關吳宓之記載中摘出陳先生有關《紅樓夢》之見解十六條，並討論其價值。

**關鍵詞：**陳寅恪、吳宓、《紅樓夢》、《柳如是別傳》、《元白詩箋證稿》、《論再生緣》

## 壹、前 言

二十世紀中國的著名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1890—1969），博聞彊識，能背十三經之大部分，<sup>〔註 1〕</sup>通中外古今文字十數種。<sup>〔註 2〕</sup>對掌握之學問及資料，能觀察入微、融會貫通。而其聯想靈活細膩，辯證清晰合理，學術成就近代無人可與相匹。1946年起雖失明仍不輟教課、研究與著述，且成就斐然，應是世界文化史之「金氏記錄」。1958年，大陸之「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竟說：<sup>〔註 3〕</sup>

就如我們今天在鋼鐵生產等方面十五年內要超過英國一樣，在史學研究方面，我們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就在資料占有上也要超過陳寅恪。……陳寅恪辦得到的，我們掌握了馬列主義的人為什麼還辦不到？我才不相信。一切權威，我們都必須努力超過他。

然十五年「超英趕美」原屬妄人夢囈，欲藉馬列主義「超過」陳寅恪先生，也是螳臂擋車，徒留笑柄。1969年，陳先生不幸以八秩高齡久病之身，在廣州受紅衛兵迫害而大羣隕歿，噩耗傳出，海內外學界同悼。<sup>〔註 4〕</sup>

其實，陳先生的「功力」原在見聞博洽、素養深厚與善用資料，而非僅是「資料占有」。他的高足季羨林教授就說過：<sup>〔註 5〕</sup>

寅恪先生從來不以僻書來嚇人。他引的書都是最習見的，他卻能在最習見中，在一般人習而不查中，提出新解，令人有化腐朽為神奇之感。

陳先生在所著《論再生緣》中曾自述：<sup>〔註 6〕</sup>

寅恪少喜讀小說，雖至鄙陋者亦取寓目。

晚年更「以小說詞曲遺日。」<sup>(註 7)</sup>因而詩中偶會提及小說內容，如「閱報戲作二絕」之一曰：「石頭記中劉老老，水滸傳裡王婆婆。」<sup>(註 8)</sup>他在多種論述中引用過古典通俗小說如《紅樓夢》、《西遊記》、《聊齋誌異》、《兒女英雄傳》等，也對小說本身有所評議。惜一般研究者少予重視。<sup>(註 9)</sup>為紀念其逝世三十週年，特自經眼的幾種陳先生著作中摘出與《紅樓夢》有關各條，略加說明，以供讀者參考，並示季羨林之言不虛。掛一漏萬，在所難免，祈高明補正。

## 貳、陳寅恪有關《紅樓夢》之見解

筆者在陳先生的著作《柳如是別傳》、《元白詩箋證稿》及《論再生緣》書中找到十四條與《紅樓夢》小說有關者，分述於下。

### 一、《柳如是別傳》第一章「緣起」云：<sup>(註 10)</sup>

寅恪少時家居江寧頭條巷。是時海內尚稱又安，而識者知其將變。寅恪雖年在童幼，與亦有所感觸，因欲縱觀所未見之書，以釋幽憂之思。伯舅山陰俞觚齋先生明震同寓頭條巷。兩家衡宇相望，往來便近。俞先生藏書不富，而頗有精本。如四十年前有正書局石印戚蓼生鈔八十回石頭記，其原本即先生官翰林日，以三十金得之於京師海王村書肆者也。

此段說明「有正本」《紅樓夢》原本的來源。俞明震之姪俞大綱也說過：<sup>(註 11)</sup>

有正書局印戚蓼生本，是我的伯父俞恪士先生的藏本，民國初年送給狄楚青先生，狄先生主持有正書局業務時付印。大約有正書局為了爭取銷路，才題上『國初鈔本』四字。

兩人分在兩岸，說法一致。因而應係正確無誤，研究《紅樓夢》版本時不可忽視。

二、前書第五章「復明運動」中比較陳臥子與宋尚木各記南明福王弘光元年乙酉上元節之詩文，得知一處「張燈陳樂，觀魚龍之戲」而另地為「滿城無燈」。陳先生因而想到《紅樓夢》六十三回的「脂評」，他說：<sup>(註 12)</sup>

則是夕南宗伯署中（參前引有學集貳拾贈黃皆令序）與松江城內普照寺西之宅內（見王澐雲間第宅志「陳工部所聞給諫子龍宅」條。）一熱一冷之情景，大有脂硯齋主（寅恪案，脂硯齋之別號疑用徐孝穆玉臺新詠序「然脂暝寫」之典，不知當世紅專名家以為然否？）評紅樓夢「壽怡紅群芳開夜宴」回中「芳官嚷熱」節之感慨（見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四閱評過本陸參回）。唯脂硯齋主則人同時異，而潁川明逸（見王澐續臥子年譜順治二年乙酉八月條後附案語。）則時同人異，微有區別而已。」

按「庚辰本」《石頭記》六十三回「芳官滿口嚷熱」下有雙行批：<sup>(註 13)</sup>

余亦此時太熱了，恨不得一冷。既冷時思此熱果然一夢矣！

此批語僅又見於「己卯本」《石頭記》而其他各本皆無。但「庚辰本」影印問世在1955年，其時陳先生早已失明。1957年陳先生六十八歲曾有兩首詩，<sup>(註 14)</sup>其一題為：「丁酉陽曆七月三日六十八歲初度，適在病中，時撰錢柳因緣詩釋證，尚未成書，更不知何日可以刊布也。感賦一律」；另一首題為「用前題意再賦一首，年來除從事著述外，稍以小說詞曲遣日，故詳語及之」。因推知陳先生之能引用「庚辰本」《石頭記》的「脂批」乃他在「遣日」時「聽」讀小說所得，可見他是無時無刻不繫心於研究、不在用心思考的。

再者，陳先生以「脂硯齋」取意「然脂暝寫」，與紅學界一般看法有異，極有參考價值。他本人甚喜「然脂」之義，數用於存詩中，如「然脂功狀可封侯」（丙申六十七歲初度曉瑩置酒爲壽、賦此酬謝），<sup>(註 15)</sup>「弄墨然脂作記疏」（無題），<sup>(註 16)</sup>「然脂暝寫費搜尋」（箋釋錢柳因緣詩完稿無期，黃毓祺案復有疑滯感賦一首）<sup>(註 17)</sup>與「然脂猶想柳前春」（乙未陽曆元旦作時方箋釋錢柳因緣詩未成也）<sup>(註 18)</sup>等皆是。

三、前書第三章討論柳如是著「男洛神賦」時云：<sup>(註 19)</sup>

寅恪偶檢石頭記肆參『不了情撮土為香』回，以水仙菴所供者為洛神。其參捌回為『林瀟湘魁奪菊花詩』。蓋作者受東坡集『書林逋詩後』七古「不然配食水仙王，一盞寒泉薦秋菊。」句之影響。」

由東坡詩句將《紅樓夢》中這兩段故事連貫、聯想，陳先生之外恐少人有此功力。

四、前書第四章評錢牧齋之一序文「有八股氣味」時，引《四庫全書總目》《欽定四書文》，又引《紅樓夢》第八十二回黛玉勸寶玉讀書一大段文字<sup>(註 20)</sup>並加按語：<sup>(註 21)</sup>

寅恪案，清高宗列陶菴之四書文為明代八大家之一，望溪又舉退之習之為言，尤與牧齋之語相符合。今檢方氏所選陶菴之文多至二十篇，足證上引宋長孺『陶菴先生四子經義，為有明三百年一人』之語，實非過情之譽。至林黛玉謂『內中也有近情近理的，也有清微淡遠的』，即四庫總目所謂『清真雅正』及『詞達理醇』者，如陶菴等之經義，皆此類也。噫！道學先生竟能得林妹妹為知己，可視樂善堂主人及錢朱方三老之推挹為不足道矣。一笑！

學術論文中能用雅緻風趣之筆，且貼切自然。可謂當世無兩。

五、前書第四章言及因有人描寫柳如是（河東君）「冬月御單衿衣，雙頰作朝霞色」，故認為河東君可能服食砒劑。他說：<sup>(註 22)</sup>

吾國舊時婦女化妝美容之術，似分外用內服兩種。屬於外者如脂粉及香熏之類，不必多舉，屬於內服者，如河東君有服砒之可能及薛寶釵服冷香丸（見石頭記第柒第捌兩回）。

按一般均由《紅樓夢》第七回認為冷香丸為一虛構之藥物，且以其治「喘嗽」應有效。<sup>(註 23)</sup>但若讀到第八回即知寶釵服冷香丸後，口中有香味，引起寶玉注意。而十九回<sup>(註 24)</sup>更從寶玉「聞得一股幽香卻是從黛玉袖中發出，聞之令人醉魂酥骨」及黛玉所說「蠢才，蠢才，你有玉人家就有金來配你，人家有冷香你就沒有暖香去配？」可知無論寶釵或黛玉皆欲以香「媚人」。指出寶釵服用冷香丸為「美容之術」，應是陳先生的創見，亦可見其讀書之經心。

六、前書第四章言柳如是體弱多病，錢柳二人自崇禎十四年正月二日至上元，同遊拂水山莊，又偕往蘇州。但半月間無唱和之作，到元夕纔有詩。陳先生據錢牧齋之詩認為：「則河東君之離常熟，亦是扶病而行者。」隨即又云：<sup>(註 25)</sup>

今日思之，抑可傷矣。清代曹雪芹糅和王實甫「多愁多病身」及「傾國傾城貌」，形容張崔兩方之辭，成為一理想中之林黛玉。殊不知雍乾百年之前，吳越一隅之地，實有將此理想而具體化之河東君。真如湯玉茗所寫柳春卿夢中之美人，杜麗娘夢中之書生。後來果成為南安道院之小姐，廣州宮女之秀才。居然中國老聃所謂「虛者實之」者，可與希臘柏拉圖意識形態之學說，互相證發，豈不異哉！

這是一種解釋小說的理論，劉夢溪由此推論：<sup>(註 26)</sup>

按照這種理論，則《紅樓夢》所寫完全可以有“雍乾百年之前，吳越一隅之地”人物故事的依據，即所謂“虛者實之”之意。

以陳先生此說暗示《紅樓夢》小說有可「索隱」處。實際上，已有人以柳如是號「蘼蕪君」而薛寶釵號「蘅蕪君」、「柳」「薛」兩姓皆屬「河東郡」等為據，認為：<sup>(註 27)</sup>

凡此種種，說明曹雪芹在著《紅樓夢》時，是“用意搜”到柳如是的軼事作為素材來塑造薛寶釵這位冷美人的。

若此說可信，則上文（五）陳先生所言之「柳如是有服砒之可能及薛寶釵服冷香丸」亦為一證。

七、前書第四章述劉履丁（字漁仲）與人參之關係時，說明古今人參的不同，陳先生並說：<sup>(註 28)</sup>

漁仲於明季由北京至南方，挾此後起外來之奇貨以當多金，豈為行俠救貧耶？抑或求利自濟耶？寅恪非中醫，且無王夫人『賣油的娘子水梳頭』之感嘆（見紅樓夢第柒柒回），放於人參之功效，不敢妄置一辭。但就此區區藥物，其各實之移轉，價格之升降言，亦可以通古今世變矣。

能引用《紅樓夢》中王夫人一句閒語，可見其對此書內容之熟爛，反而有些小說辭典卻忽略了。<sup>(註 29)</sup>

八、前書第五章，討論「海棠十月夜催花」詩句，舉謝肇淛《五雜俎》「十月謂之陽月」為證，又引《紅樓夢》九十四回「宴海棠賈母賞花妖」中賈母所說的話：<sup>(註 30)</sup>

這花兒應在三月裡開的，如今雖是十一月，因節氣遲，還算十月，應著小陽春的天氣，因為和暖，開花也是有的。

是陳先生以《紅樓夢》某些內容所記合於事實的一例。

九、前書第三章之末解釋柳如是「詠寒柳」一詞中「春日釀成秋日雨，念曠昔風流、暗傷如許」句云：<sup>(註 31)</sup>

『釀成』者，事理所必致之意，實悲劇中主人翁結局之原則。古代希臘亞力斯多德論悲劇，近年海甯王國維論紅樓夢，皆略同此旨。

知陳先生曾讀過王國維先生的《紅樓夢評論》，贊同其「悲劇說」，也對古希臘哲學有所了解。

十、《元白詩箋證稿》第四章「艷詩及悼亡詩」也說：<sup>(註 32)</sup>

微之夢遊春自傳之詩、與近日研究紅樓夢之『微言大義』派所言有可參證者焉。昔王靜安先生論紅樓夢。其釋『秉風情、擅月貌，便是敗家的根本。』意謂風情月貌為天性所賦，而終不能不敗家者乃人性與社會之衝突，其旨與西土亞歷斯多德之論悲劇及盧梭之英雄論文暗合。

表示陳先生並不排斥「微言大義」說，也再次說明他對《紅樓夢評論》及一些西哲言論之了解。

十一、《論再生緣》書中探討乾隆四十五年順天鄉試科場舞弊案發配伊犁的四名罪犯，言恆泰、春泰非代人作弊者，其下附語，又用《紅樓夢》的故事：<sup>(註 33)</sup>

恆泰、春泰本是駐防烏魯木齊之蒙古族，當不工於代古聖立言之八股文及頌今聖作結之試帖詩。（如戚本石頭記第壹捌回『慶元宵賈元春歸省，助情人林黛玉傳詩』中林黛玉代倩作弊，為其情人賈寶玉所作『杏帘在望』五律詩，其結語云『盛世無飢餓，何須耕織忙』及第伍拾回『蘆雪庵爭聯即景詩，暖香鴉雅製春燈謎』中李紋李綺所聯『即景聯句』五言排律詩，其結語云『欲誌今朝樂，憑詩祝舜堯』等即是其例。又悼紅軒主人極力摹寫瀟湘妃子，高逸邁俗，鄙視科舉，而一時失檢，使之賦此腐句，頌聖終篇。…不禁為林妹妹放聲一哭也。）

按黛玉「頌聖」不止一次，《紅樓夢》七十六回<sup>(註 34)</sup>凹晶館聯詩時，黛玉曾吟「色健茂金萱，蠟燭輝瓊宴」句，湘雲即評道「只不犯著替他頌聖去。」而前述（四）條引八十二回也表示黛玉並不完全鄙視科舉，故似非寫書人「一時失檢」。

十二、同前書，述乾隆二十三年規定自乾隆三十四年巳卯科鄉試起始，加試五言八韻唐律一首，而說：<sup>(註 35)</sup>

可知自乾隆二十四年巳卯以後，八股文與試帖詩同一重要，故應試之舉子、無不殫竭心力，專攻此二體詩文。今通行本一百二十回之石頭記，為乾隆嘉慶間人所糅合而成者，書中試帖之詩頗多，蓋由於此。

陳先生此一觀點甚重要，指出《紅樓夢》有關「試帖之詩」部分寫作時代在乾嘉年間。雖忽略「程高本」乾隆五十六年已印成之事實，但其中一些律詩乃後人所為的說法，頗為可信。惜紅學研究者未注意，即筆者前討論「成畫年代」時雖舉「史湘雲傳詩」為證，<sup>(註 36)</sup>也因不知陳先生此說而未引述。

十三、前書論及《再生緣》十六卷六十四回末節「起頭時，芳草綠生纔雨好，收尾時，杏花紅墜已春消。良可嘆，實堪誇，流水光陰暮復朝…」時云：<sup>(註 37)</sup>

寅恪案，端生雖是曹雪芹同時之人，但其在乾隆三十五年春暮寫成再生緣第壹陸卷時，必未得見石頭記，自不待言。所可注意者，即端生杏墜春消，光陰水逝之意固原出於玉茗堂之『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之句，卻適與紅樓夢中林黛玉之感傷不期冥會。（戚本石頭記第貳參回「西廂記妙詞通戲語，牡丹亭艷曲警芳心」之末節）。不過悼紅僅間接想像之文，而端生則直接親歷之語，斯為殊異之點，故再生緣傷春之詞尤可玩味也。

可見陳先生觸類旁通之深厚功力。由此也可知他視《紅樓夢》為「間接想像之文」，且以乾隆三十五年《紅樓夢》尚未流傳。

十四、前書敘述陳端生之母汪氏幼時曾隨父母旅宦雲南事，也談到《紅樓夢》的內容：<sup>(註 38)</sup>

或有執石頭記述賈政放學差及任江西糧道，王夫人，趙姨娘，周姨娘皆不隨往以相難。鄙意石頭記中不合事理者頗多，如晴雯所補之孔雀毛裘，乃謂出自俄羅斯國之類。若更證以才女戴蘋南隨其翁趙老學究赴江西學政之任旅後於任所一事，尤為實例實據。

可知陳先生認為《紅樓夢》內容也有「不合事理者」，而其論證實有依據。

除上列十四條陳先生親撰關於《紅樓夢》小說之見解外，民國八年陳先生留學美國時，亦曾向友人以《紅樓夢》人物為例表達對「情」的看法。據吳宓1919年3月26日之日記：<sup>(註 39)</sup>

…陳君又論情之為物，以西洋所謂Sexology之學，及歐洲之經歷參證之，而斷曰：（一）情之最上者，世無其人，懸空設想，而甘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麗娘是也。（二）與其人交識有素，而未嘗共衾枕者次之，如寶黛等及中國未嫁之貞女也。（三）又次之，則一度枕席，而永遠紀念不忘，如司棋與潘又安，及中國之寡婦是也。（四）又次之，則為夫婦終身而無外遇者。（五）最下者，隨處接合，惟欲是圖，而無所謂情矣。此與中國昔人之論有合也。

當時又因吳宓於1919年3月2日在哈佛大學中國學生會講「紅樓夢新談」而陳先生有七律一首以贈，題為「紅樓夢新談題辭」，其詩如下：<sup>(註 40)</sup>

等是閻浮夢裡身，夢中談夢倍酸辛。青天碧海能留命，赤縣黃車更有人。（自注：虞初號黃車使者）世外文章歸自媚，燈前啼笑已成塵。春宵絮語知何意？付與勞生一愴神。

表示那時他藉《紅樓夢》小說吐露海外遊子之心情。

## 參、結 論

陳寅恪先生對《紅樓夢》之內容甚為熟諳，能舉出他人未言之例來說明其個人獨到的見解。除對於小說故事之一些評論及解釋外，指出書中有合理也有不合理處，也說出有關此書幾個重要問題的意見。

一、版本方面：說明有正書局「戚序本」之來源，並不區分前八十回和後四十回。

二、脂批方面：以「脂硯齋」取意「然脂暝寫」，與一般紅學家之看法不同。

三、作者方面：以書中有後人增入部分，如「試帖之詩」；作者並不鄙視科舉。

四、小說本義：視之「具悲劇性」，為「間接想像之文」，也有「微借大義」。

陳先生雖僅發表十數條意見，然多極有價值。可惜晚年失明，又居嶺南，無緣得悉有關《紅樓夢》之各種「新資料」詳情。否則貢獻或能更大。

## 註 釋

- 註 1 俞大維，「談陳寅恪先生」，載《談陳寅恪》（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0年），頁1-13。
- 註 2 (1) 同註1。  
(2) 季羨林，「從學習筆記本看陳寅恪先生的治學範圍和途徑」，載《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89年），頁74-87。
- 註 3 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貳拾年》（北京：三聯書店，1995年），頁238。
- 註 4 例如，《談陳寅恪》（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0年）中所收各文。
- 註 5 轉引自王子舟，《陳寅恪的治學方法》（臺北：新視野圖書出版公司，1999年）頁229-230。
- 註 6 陳寅恪，《寒柳堂集》（臺北：里仁書局，1980年），頁1。
- 註 7 陳寅恪，《陳寅恪詩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105。
- 註 8 陳寅恪，《陳寅恪詩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18。
- 註 9 例如，王子舟所著《陳寅恪的治學方法》（臺北：新視野圖書出版公司，1999年）頁185-186，述陳先生一些讀過的小說，而未言及其利用於研究。李玉梅所著《陳寅恪之史學》（香港：三聯書店，1997年）也只提了少數幾點，如頁192言王國維論《紅樓夢》即是。

- 註 10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載《陳寅恪先生文集》（四）（臺北：里仁書局，1981年），頁2-3。
- 註 11 俞大綱，《戲劇縱橫談》（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年），頁67。
- 註 12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載《陳寅恪先生文集》（五）（臺北：里仁書局，1981年），頁860。
- 註 13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臺北：宏業書局影印，1978年）頁1488。
- 註 14 同註7。
- 註 15 陳寅恪，《陳寅恪詩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99。
- 註 16 陳寅恪，《陳寅恪詩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88。
- 註 17 陳寅恪，《陳寅恪詩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106。
- 註 18 陳寅恪，《陳寅恪詩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90-91。
- 註 19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載《陳寅恪先生文集》（四）（臺北：里仁書局，1981年），頁135。
- 註 20 即「黛玉微微的一笑，因叫紫鵲……」一段，從略。
- 註 21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載《陳寅恪先生文集》（四）（臺北：里仁書局，1981年），頁512
- 註 22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載《陳寅恪先生文集》（四）（臺北：里仁書局，1981年），頁562。
- 註 23 例如：
- (1) 周汝昌主編，《紅樓夢辭典》（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344。
  - (2) 馮其庸、李希凡主編，《紅樓夢大辭典》（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0年），頁243-244。
  - (3) 楊在均，《紅樓夢的養生之道》（臺北：派色文化出版社，1997年），頁125-128。
- 註 24 引文從「程甲本」，其他抄本、印本或有一、二字出入，不影響文義。

- 註 25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載《陳寅恪先生文集》（四）（臺北：里仁書局，1981年），頁572-573。
- 註 26 劉夢溪，《紅樓夢與百年中國》（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頁461。
- 註 27 嚴中，《紅樓夢學刊》1998年第4輯，頁216-217。
- 註 28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載《陳寅恪先生文集》（五）（臺北：里仁書局，1981年），頁704。
- 註 29 例如：
- (1) 白宗堯，《中國古典小說用語辭典》（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5年）。
- (2) 周汝昌主編，《紅樓夢辭典》（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7年）。
- 註 30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載《陳寅恪先生文集》（五）（臺北：里仁書局，1981年），頁1121。
- 註 31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載《陳寅恪先生文集》（四）（臺北：里仁書局，1981年），頁340。
- 註 32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頁91。
- 註 33 陳寅恪，《寒柳堂集》（臺北：里仁書局，1980年），頁48。
- 註 34 引文從「程甲本」，其他抄本，印本均同。
- 註 35 陳寅恪，《寒柳堂集》（臺北：里仁書局，1980年），頁89。
- 註 36 劉廣定，「從“傳詩”探紅樓夢的成書經過」，「甲戌年（一九九四）世界紅學會議」（1994年6月10-12日，中壢，中央大學）發表。會議論文轉載於《紅樓夢學刊》1995年第1輯，頁191-200。
- 註 37 陳寅恪，《寒柳堂集》（臺北：里仁書局，1980年），頁91。
- 註 38 陳寅恪，《寒柳堂集》（臺北：里仁書局，1980年），頁93。
- 註 39 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2年），頁15。
- 註 40 陳寅恪，《陳寅恪詩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7。

## Chen Yin-K'e and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In Memory of the Master Chen Yin-K'e (1890-1969) at the Thirtieth  
Anniversary of His Death)

*Kwang-Ting Liu\**

### Abstract

From The Master Chen Yin-K'e's work, and the citation by Wu Mi, sixteen items concerning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were picked out and were discussed.

**Key words :** Chen Yin-K'e, Wu mi,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Liu  
*Ju-shih pieh-chuan*, *Yuan pai shih ch'ien cheng kao*,  
*Han-liu- tang ji*.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